

Michael Crichton

CONGO

刚果惊魂

克莱顿经典·纪念版



[美国] 迈克尔·克莱顿 著

Michael Crichton


郭鸿 张永喜 孙健 译

CONGO

刚果惊魂

[美国] 迈克尔·克莱顿 著

郭鸿 张永喜 孙健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刚果惊魂 / (美) 克莱顿 (Crichton, M.) 著; 郭鸿, 张永喜, 孙健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1

(克莱顿经典·纪念版)

书名原文: Congo

ISBN 978-7-5447-0760-2

I. 刚… II. ①克… ②郭… ③张… ④孙…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3957 号

Copyright © 1980 by Michael Cricht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173号

书 名 刚果惊魂
作 者 [美国] 迈克尔·克莱顿
译 者 郭 鸿 张永喜 孙 健
责任编辑 冯一兵
原文出版 Ballantine Books, New York, 1993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47号(邮编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18 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760-2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克莱顿经典·纪念版”序

江晓原

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是我和老友刘兵教授都非常喜欢的作家,我们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的对谈专栏中刚刚谈了一期他的小说,谁知迈克尔·克莱顿本人竟于11月4日去世,终年仅66岁。我们的对谈发表时(今年8月),应该正是他缠绵病榻之日,这一巧合似乎也可以解释为“冥冥中自有天意”?

迈克尔·克莱顿1942年10月23日生于芝加哥,最初在哈佛读文学系,后来转入考古人类学系,最后却于1969年在哈佛医学院取得医学博士。然而他似乎并不想以“克莱顿医生”名世,而是很快成为一位畅销书作家。他迄今已经出版了15部畅销小说,最著名的当数《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失落的世界》(*The Lost World*)、《刚果惊魂》(*Congo*)、《神秘之球》(*Sphere*)等,其中13部已被拍成了电影,还没拍电影的那两部,大约是最新的《猎物》(*Prey*)和《喀迈拉的世界》(*Next*)——但从内容看,拍电影或许也只是时间问题。他本人甚至还组建了Film Track电影软件公司。

科幻中向来有所谓“硬科幻”与“软科幻”之分,“极硬”的那种,比如前不久刚去世的阿瑟·克拉克的《太空漫游》四部曲之类,其中想象的未来科学技术细节,以今天科学技术的基础和发展趋势来看,非常符合某种“逻辑上的可能性”。而“极软”的那种,则可以基本上忽略科学技术的细节,也不必考虑“逻辑上的可能性”。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看,克莱顿的小说至多只能算“中等偏硬”,但每一部情形也有不同,比如《猎物》中所想象的“纳米集群”这种东

西,就比较硬,而《神秘之球》就比较软,新近的作品《喀迈拉的世界》也不算硬。

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家都是“紧跟”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的——即使是为了批判和反思,也需要有足够“硬”的准备,才可以服人。克莱顿对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一直是相当关注的,当然他也有基本上不涉及科学的作品,比如小说《刚果惊魂》(1980年),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很有名,但其中的科幻色彩却是相当淡的。

迈克尔·克莱顿一直将小说创作和电影结合起来,让它们相得益彰。他很早就开始担任电影编剧,后来自己拍摄影片,甚至担任导演。下面是迄今为止所有与克莱顿有关的影视作品编年一览表(总共22部,其中2部剧集,2部重拍片;一半以上我都看过):

《人间大浩劫》(*The Andromeda Strain*, 即《天外细菌》,1971), 编剧

《交易》(*Dealing: Or the Berkeley-to-Boston Forty-Brick Lost-Bag Blues*, 即《毒品交易》,1972), 编剧

《未来世界》(*Westworld*, 即《西方世界》,1973), 导演、编剧

《终端人》(*The Terminal Man*, 1974), 编剧

《昏迷》(*Coma*, 1978), 导演、编剧

《火车大劫案》(*The First Great Train Robbery*, 1979), 导演、编剧

《神秘美人局》(*Looker*, 即《旁观者》,1981), 导演、编剧

《电子陷阱》(*Runaway*, 即《奔逃》,1984), 导演、编剧

《旭日追凶》(*Rising Sun*, 即《升起的太阳》,1993), 编剧

《侏罗纪公园》(*Jurassic Park*, 1993), 编剧

《急诊室的故事》(*ER*, 1994), 编剧

《叛逆性骚扰》(*Disclosure*, 即《大曝光》,1994), 编剧

《刚果惊魂》(*Congo*, 1995), 编剧

《龙卷风》(*Twister*, 1996), 编剧

《失落的世界:〈侏罗纪公园〉续集》(*The Lost World: Jurassic*

Park, 1997), 编剧

《深海圆疑》(*Sphere*, 即《神秘之球》, 1998), 编剧

《终极奇兵》(*The 13th Warrior*, 即《第十三个勇士》, 1999), 导演、编剧

《侏罗纪公园 3》(*Jurassic Park 3*, 2001), 编剧

《时间线》(*Timeline*, 即《重返中世纪》, 2003), 编剧

《人间大浩劫》(*The Andromeda Strain*, 即《天外细菌》, 2008), 编剧

《侏罗纪公园 4》(*Jurassic Park 4*, 2008), 编剧

《未来世界》(*Westworld*, 即《西方世界》, 2009), 编剧

名单中最后两部的编剧工作, 不知克莱顿在病中是否来得及完成, 但他看不到它们上映是肯定的了。

如果在中国, 很难想象一个获得了医学学位的人, 竟会在影视方面有如此建树。看看这张一览表, 再看看迈克尔·克莱顿受教育的履历, 对于美国的教育和就业,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感觉和认识? 克莱顿本人所受的科学教育中, 主要偏重生物学方面, 而物理学等较“精密”的科学成分相对少些, 所以写《侏罗纪公园》、《猎物》等对他来说更为驾轻就熟。但他也不是不敢涉及时空旅行之类的物理学主题, 比如《时间线》(*Timeline*, 即《重返中世纪》)。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商业小说和影片的成功道路, 所以他的小说也可以归入“商业通俗小说”类中。

不过, 克莱顿成功的小说中并不缺乏深刻思想的价值。

在《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中, 对于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 干预自然, 最后却又失控的讽喻和告诫, 在此前的幻想作品如《异形》(*Alien*)等当中还能找到先声, 但克莱顿将故事安排成在公园中再造恐龙, 还是别出心裁的。就是为了娱乐, 人类滥用生物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危险的。

而到了小说《猎物》中, 警世意义则更为明显。在《猎物》中, 年轻美貌、聪明能干、野心勃勃的朱丽亚, 就是一个玩火者, 她玩的“火”

是一种叫做“纳米集群”的东西，最终这种东西夺走了好几位科学家的生命，也要了朱丽亚的命。如果不是正直的电脑专家杰克(小说中的“我”，朱丽亚的丈夫)出生入死扑灭了失控的“纳米集群”，它们就可能毁灭人类。

在《猎物》想象的未来世界中，“政府”已经退隐到无足轻重的位置，而“公司”则已经强大得几乎取代了政府，经常成为与个人对立的一方。这种现象其实在大量科幻电影和科幻小说中都普遍存在。克莱顿借助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纳米集群”进入朱丽亚体内控制了 她，使她时而明艳如花，时而狰狞如鬼，以此来象征公司这一方的邪恶，以及对金钱的贪欲——最终害人害己。

优秀的科幻作品，可以借助精彩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思考某些平日不去思考的问题，《神秘之球》就是如此。小说涉及了一个颇为玄远的主题——今天，我们人类，能不能“消受”某些超自然的能力？小说设想发现了一艘 300 年前坠落在太平洋深处的外星宇宙飞船，考察队进入之后，怪事迭出，最后发现是飞船中一个神秘的球，能够让进入球中的人获得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梦想成真！但是克莱顿用他构想的故事，让考察队幸存的队员们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无法驾驭这种超能力，人类更是没有准备好面对这类能力(或技术)。其实《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和《猎物》等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人类既然目前还无福消受“梦想成真”之类的能力或再造恐龙、“纳米集群”之类的技术，因为我们还未准备好，那么对于其他将要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科技奇迹，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呢？如果对于是否准备好这一点还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整天急煎煎忙着追求那些奇迹呢？为什么不先停下来，思考一下呢？

这也许正是迈克尔·克莱顿那些作品留给我们的最有价值的启示。

2008 年 11 月 11 日
于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

译 序

骆冬青

有人说大众小说是在“一次性”上下赌注，确实有道理。它所追求的往往是一次性的阅读快感和风靡一时的轰动效应，而与注重深刻、创新和永恒的纯文学作品的审美取向迥然异趣；有时，它甚至干脆就是“反审美”的。这部《刚果惊魂》也不例外，在一系列令人魂悸而魄动的惊险事件之后，留给人们深刻思考和悠长回味的东西确乎不多。能够令人“惊魂”却难以震撼灵魂、净化灵魂和升华灵魂。但是，正如不能用酒的标准去要求可口可乐一样，对于流行、通俗的大众小说，也只能运用大众文化本身的标准来考察和评判。

透过这部小说展现的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各种场景，不难发现，它所讲述的只不过是一个当代版的探险寻宝故事：珍奇的宝藏、神秘的地域、艰险的路途、强大的敌手，等等；构成故事基本框架的主要元素都与大量的神话传说、童话故事、民间传奇，以及史诗、小说中的同类题材作品如出一辙，异叶同枝。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古老的故事要以当代的形式重新讨好读者，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部小说却达到了令人屏息凝神、心意怦怦，有时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的效果，究竟是借助于什么力量呢？“一次性”的阅读快感自然是与对故事套路的早已熟悉有关——把它归入于某类故事后是很难有重读的热情的，但是这种重复多次仍能引人入彀的故事“圈套”不正是显示了某种永久性的魅力吗？这种百读不厌的“多次性”重复与“一次性”的文化消费之间的悖论又应如何解释呢？

仅从理论到理论是难以说清问题的。事实上,作品本身给出了最好的解答。神奇的失落的宝藏在任何时代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吸引力,虽说高科技曾使许多东西黯然失色,但高科技本身却也需要某些高度珍贵的东西作为原料,这就使探险寻宝故事获得了新的再生的契机,作者成功地“复活”了这一题材的内在启动力。这部小说中的“休斯敦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所要攫取的是刚果特有的珍稀、贵重的蓝色金刚石,而这种金刚石之所以贵重则是因为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将会中止核时代”,具有高科技的,特别是军事领域的重大意义。所以,它引起了强国之间的竞争,这又使探险寻宝行动平添了一层新的紧张因素。虚拟的宝藏和出自想像的行动并非没有其现实依据,如美国人无视别国主权,疯狂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宝贵资源的行径之所以可信就因为“真实”。但是,我们更应重视故事的精神依据与想像的逻辑。与武侠小说中的人争夺武功秘籍、童话中的孩子寻求魔法,乃至哲学家们追索“道”、“本体”之类一样,这种“寻宝欲”正隐含着人类的一种寻找终极(一次性解决问题)、掌握诀窍的祈望,以至于即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科技文明,却仍然要到最原始、最蛮荒的地带去寻找决定性的原料。正是这种荒唐寄寓着人类永恒的梦想,所以才能引起巨大的阅读兴趣。作品中的“英雄”,虽然还缺不了善于运用武力、精于战斗的查尔斯·芒罗上尉,但真正的主角却是两位科学家——数学天才、电脑专家卡伦·罗斯与研究灵长目的动物专家彼得·埃利奥特博士;这表明,传统探险寻宝故事中的武力、勇气和智慧等要素,在此已被科学取而代之了。“知识就是力量”,科技知识真正成了探险寻宝的主要力量了。传统故事中关于力量、智慧和勇气的考验变成了对于科技力量的考验和竞争。在小说中,不仅各种科学仪器装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行程上的竞争都是通过电脑操作进行的,更不用说利用电脑网络进行一场看不见的战斗了。相应地,故事的悬念也就与科技密切相关。第一支考察队惨遭灭顶之灾,究竟是什么东西毁灭了他们,要靠电脑图像进行分析?猩猩埃米“梦”见的究竟是什么?埃米能与原始森林中的灰猩猩“交谈”吗?破译出来的猩猩“语言”正确吗?……凡此种

种,都伴随着科技本身的发展历程,这就使寻宝探险变成了科学的历险寻奇,科学的“寻宝”。在这里,科学本身的巨大魅力被生动地展现出来,因为科学与人的关系在这种探险寻宝故事中被戏剧性地、空前紧密地展示出来,科学的命运决定着人的命运,科学的进展决定着故事的发展,科学被叙事化了。法国思想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将知识领域划分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认为两者之间有着不可通约性,但他也承认在科学中也有着叙事的诉求,即把科学的发展讲成故事。在克莱顿的这部小说中,科学知识和叙事知识已经相互交融,科学知识转变成了叙事知识,成为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助力,而故事本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催发着、造成着科学的发展,如埃利奥特对新的物种的发现等,都表明不同的知识种类的融为一体。

作为一部流行小说,必须争取大众,占领广阔的公共空间,这就要求其提供的知识形态也是大众文化性的。在这方面,作者可算是长袖善舞,神乎其技。他充分利用新闻、科普杂志、影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娴熟地进行煎、炒、煮、炸,烩制出口味丰富复杂,荤素搭配齐全的麦当劳、肯德基式的文化快餐,调料精确而营养丰富。作者在着重使科学知识叙事化的同时,笔触广泛地涉及政治、文化、社会、地理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或通过巧妙改造新闻媒介提供的背景资料,或通过将专业知识普及化,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知识相互纠合统一的文化产品。一方面,使人们难以了解而又急欲窥其奥秘的军事等领域的高科技进展以一种虚构的形式“揭示”给大众;另一方面,又对大众未必注意的科技领域展示其特有的魅力,如对大猩猩的研究等。这种将科技附加魅力的做法正与科学对自然“祛魅”,即去除神秘性,相反而又相成,构成了小说特有的魅力。这也正是大众文化本身的魅力所在,即将各种知识进行审美的包装,并纳入某种叙事框架——在这部小说中是探险寻宝——获得一种文化精品,构成对文化消费者的“挡不住的诱惑”。

结合了新闻媒介、通俗影视、消闲期刊等文化产品提供的知识资源,大众小说往往给人们提供一种与现实界限模糊的幻觉。就像

电视广告通过明星使用某产品而给产品使用者以某种替代性满足的幻觉一样,将真切与虚幻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虚幻在瞬间变成真切,这是大众文化的特有手法。在这部小说开头,作者学术气颇浓地描述了刚果河流域的基本特征,追述了亨利·莫顿·斯坦利的第一次探险,然而却将书中所写探险作为真实事件来叙述,并把小说人物列入感谢名单,与学术著作的写作方式十分相似。凡此,都给人一种似真性的幻觉,似乎是本书的一个颇富创意的广告。法国作家梅里美的一些小说如《高龙巴》等,也都是在开头学究式地考察故事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然而在故事的主体与开头的考证之间,真实与虚构仍然界限分明。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则是采用一种新闻作品式的写法,在很多地方都将新闻叙事与小说叙事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与现实界限不清的艺术效果。直到故事末尾,还一本正经地介绍了人物的“现在”。这种手法的运用,既增强了阅读过程中读者关注焦点与自身现状的对照联系而产生的紧迫感,又使书中提供的背景活化为读者进入的作品世界,两个世界的交融恰恰加强了读者的感受,并为理解扫清了障碍,增强了阅读的快感。而通过作品世界与现实关系的模糊,又成功地将刚果河流域的原始丛林、食人生番、俾格米人、被毁灭了的丛林文明、火山爆发等等神奇而又惊险、恐怖而又充满诱惑的景象纳入故事之中,使真幻交融,虚实一体,把读者带入一种新的世界。

在传统的文学评论中,人物分析是重要部分。然而,对于《刚果惊魂》,却很难作这样的分析。尽管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没有个性,但罗斯的个性却成为电脑中储存的心理状况分析摘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物的功能性特征,即人物是按其个性来安排干什么和怎么干的,要干的是“事”,“事”比“人”更重要。小说的写法也正是如此,“事”大于“人”,故事的急速进展使我们看不清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无暇去顾及人物的精神世界。人物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思考;需要思考的时候,也往往用电脑而不是头脑来进行。只有在人物的行动需要提供心理依据时,才费点笔墨,给出解释。如在火山爆发彻底埋葬了金刚石之后,罗斯想起关于自己个性的评估报告——这是否能

为她的行动作出说明呢？由于整个故事都是以一些“客观的”、主要是科技的而非人为的因素作为情节发展的动力，所以事件接连不断，情节丝丝入扣，人物的行动都是与“事”有关，而内心自我却隐而不现，好像现在的电脑游戏，各色人物可以随意安排做事，但一旦进入“事”中，就要按照事件本身的发展来行动，失去了自由的意志和自主的精神。但电脑游戏的精彩正在于此，设若每个角色开始发展自己的精神，有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则游戏就无法进行了。大众小说也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不同类型的小说其规则也不相同。《刚果惊魂》作为探险寻宝小说，其魅力主要就在于行动中，在于故事之中。正如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人们往往无法思考，只能赶快行动以摆脱困境一样，惊险小说情节的发展也往往使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得到表现的机会。相反，个性特征相对突出、明确的人物反倒容易推进情节的发展，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他们的行动。这也算是有一失必有一得吧。值得注意的，倒是小说中对大猩猩埃米的塑造相当成功，令人想起《聊斋志异》中的一些形象。埃米女性般的妒忌、柔弱易感，“她”的真率直露、善良倔强，乃至内心深处的痛苦，都被描写得十分生动鲜活。对比于一些武侠小说中出现的猿猴、神雕之类，猩猩埃米的形象显然更为成功，为这部小说增添了不少色彩，从纷繁的事件中呈现出了埃米的性情，出人意料而又引人入胜。但是，这不免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何能写好猩猩却忽略了人本身呢？

显然，这与作者在整体构思上的考虑有关。在书前的题词中，作者引用的两段话都是关于人的动物性和大猩猩的人性的。书中，灰猩猩被人训练成看管金刚石的“特种部队”，最终“造反”赶走了人，并残害接近它们的人。而猩猩埃米则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人类语言。在这里，人的动物性与动物的人性交相映照，具有深刻的含义。显然，作者对此有着沉思和遐想，所以，在埃米身上，不自觉地抛洒了较多的笔墨，使得埃米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具或功能性的角色，而是凝结了较为深厚和复杂的内涵。但是作者并未深入地思考这些哲学性的问题，只是通过描写的形象艺术地提出了问题。书中，关于战争，关于原始文明，关于科技发展的反目的性，关于人的欲望所导致

的破坏等等,都有着哲理层面上的表现。但是,这些表现也不过是对通常流行的一些观念和看法的艺术图解,作者自己并未提出什么新的问题和新的解答。只不过,如此一来,这部小说也增添了哲理层面上的东西,使作品真正综合了大众文化的各方面知识。

我对于人性的体验和理解越深刻,对于人在很大程度上纯粹是动物这一点就越发深信不疑。

亨利·莫顿·斯坦利,1887

那只大雄猩猩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显得威风凛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对自己那副威严的神态绝无任何怀疑。我不由产生了想与它交流的愿望……我以前看见动物的时候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们隔着山谷相互对视的时候,我心想,不知它是否看出了我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乔治·B.沙勒,1964

是偏见和墨卡托投影所造成的假象阻碍了我们对广袤非洲大陆的认识。非洲的面积将近 1200 万平方英里,几乎相当于北美和欧洲面积之和,或者说相当于南美洲的两倍。我们不仅对它的面积缺乏正确认识,而且对它的基本特征也缺乏正确认识:我们以为这片黑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热带大沙漠和辽阔的大草原。

其实,非洲之所以被称为黑色大陆,其原因只有一个:在它中部的刚果河流域有一大片一望无垠、占整个非洲面积 1/10 的赤道热带雨林。那片悄然无声、潮湿阴暗的大森林面积有 150 万平方英里,几乎相当于美国本土面积的一半,而且具有独一无二的地理特征。6000 万年来,那片原始森林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也没有受到任何挑战。

时至今日,刚果河流域的人口也不过才 50 万,而且大多数都聚居在这条流经丛林、泥沙含量很高、流速十分缓慢的大河两岸的一些村落里。迄今为止,这片森林中的绝大部分地方尚未经受任何伤害,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大片森林依然为人迹所罕至。

这种情况在刚果河流域的东北角尤为突出。那里是东非大裂谷的边缘,是热带雨林和维龙加火山群交会的地方。维龙加火山上没有固定的通商道路,也没有令人特别感兴趣的特征。西方人对它的兴趣始于 100 年前。

1979 年,在连续 6 个星期的时间里,出现了一场想在刚果作出“20 世纪 80 年代最重要发现”的激烈竞争。本书所描述的就是 1979

年6月美国最后一支刚果探险队在13天当中的经历。这段时间与亨利·莫顿·斯坦利1874—1877年的刚果探险相距才100年左右，但只要把这两次探险作一番比较，就不难看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非洲探险的性质在哪些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哪些方面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斯坦利通常被认为是1871年发现利文斯敦^①的新闻记者，其实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后来的一些探险。穆尔赫德称他是一位“在非洲开创了先河的人……一位有企业家头脑的探险家。斯坦利到非洲去不是为了改变那儿的人或者为了去建立一个帝国，也不是因为他对人类学、植物学或者地质学方面有真正的兴趣。说得直率一点，他去那里是为了给自己扬名的”。

1874年斯坦利再度从桑给巴尔^②出发的时候，他再度得到报界的慷慨资助。他历尽千辛万苦和种种磨难，于999天之后出现在濒临大西洋的丛林之中。这时，随同他出发的人已经损失了2/3，可是他和他的报纸却向世人公布了上个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斯坦利完成了刚果河上的全程旅行。

可是两年之后，斯坦利在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再度前往非洲。这一次他不仅改名换姓，而且为了甩掉跟踪他的人，还故布疑阵，去了许多不相干的地方。为数不多的几个知道他去了非洲的人也只是猜测他“怀有很大的商业目的”。

实际上，斯坦利当时是得到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资助，因为这位国王本人想在非洲拥有一大片土地。他在给斯坦利的信上说：“这不是什么比利时殖民地的问题，这是建立一个新国家的问题，而且越大越好。……作为个人来说，我希望拥有非洲的财富。比利时所要的既不是殖民地也不是更多的领地。因此斯坦利先生可以采取购买的方法，也可以采取让他们割让的方法……”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计划得到了执行。1885年，一个美国人说

① 赞比亚西南部城市。

② 坦桑尼亚东北部港口城市。

利奥波德已经“拥有了刚果，就像洛克菲勒拥有美孚石油公司一样”。这种比较十分贴切，因为非洲探险已经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

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如此。美国人1979年的这次探险是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十分强调速度。如果斯坦利的在天之灵知道，他也会同意的。可是如果斯坦利知道了这两次探险的区别，他会瞠目结舌的。1875年，斯坦利从维龙加火山附近经过，不过他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才到了那里；而美国人只用了一个多星期就到达了现场。斯坦利出发时率领了一支400人的队伍，如果他了解到这支探险队只有12个成员，而且其中还有一只大猩猩的时候，他更会感到惊讶不已。一个世纪之后，美国人所经过的地区已经出现了几个政治上自治的国家；刚果现在叫扎伊尔，刚果河现在已改称扎伊尔河。事实上，到了1979年，“刚果”这个词从技术上来说只是指扎伊尔河流域，不过，地质学界还在用“刚果”这个词，此外这个词还有其浪漫的内涵。

这两次探险尽管有上述不同，但其结果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美国人像一个世纪之前的斯坦利一样，也损失了2/3的人马；他们也像斯坦利的人一样，仓皇逃出丛林。另外他们也像斯坦利一样，带回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诸如食人生番、俾格米人^①、被毁灭了的丛林文明以及神奇的失落的宝藏等等。

我愿借此机会感谢休斯敦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的R. B. 特拉维斯先生，是他同意我使用了录像带上的情况简介资料；感谢休斯敦地球资源技术服务公司的卡伦·罗斯博士对考察队情况所作的进一步介绍；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动物学系彼得·埃利奥特博士、埃米工程小组的工作人员以及埃米；感谢扎伊尔卡塞矿业生产公司的威廉·文斯博士；感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病理学系的史密斯·杰弗逊博士；感谢摩洛哥丹吉尔的查尔斯·芒罗上尉。

^① 一种矮小人种，身高不满5英尺，分布在中非、东南亚、大洋洲以及太平洋部分岛屿。